

◎星舞台

◎小人物



王皓：带着不完美的完美告别乒台

对乒乓球选手王皓来说，成功并非以世界冠军衡量，他的18座世界冠军只是职业生涯的点缀；同样也非以单打奥运冠军去比照，他的三次单打奥运亚军同样令人动容。

他说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成功，因为成功并不意味着完美，而他恰恰是带着不完美的完美告别。

2014年12月20日，这位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亚军宣布正式退役。抛却一连串的冠军和一手缔

造的直板横打时代，他证明了一件事——真正的伟大是超越曾经

的自己。缔造了直拍横打的时代，揽下18座世界冠军、两度奥运团体冠军，但不少人还在感叹王皓连续三届奥运单打亚军留下的遗憾。

只差一枚奥运单打金牌就能实现大满贯，这看上去近在咫尺，但只有搏杀在球台上，才知道这其中真正的距离。

18个世界冠军不会因为三个奥运亚军而失去成色，王皓还缔造了直板横打的时代。

不过这一切在他内心都比不上一个理由——挚爱乒乓球。

很多时候外人很难体会挚爱一项运动的感觉，但王皓以自己打了一个比喻，“如果你对乒乓球有梦想有爱，你才能一次次去争取四年才有一次实现的机会。”

“你会为这样的运动和这样的爱坚持多久？”王皓反问道。而他自己为这样的爱坚持了整整16年。

他知道自己离不开乒乓球，所以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教练。王皓将担任八一队的教练，而未来还是他最熟悉的国家队。

他说自己一直崇拜刘国梁，无论后者是队员还是教练，而现在他就想效仿自己一直以来的偶像。

艾丽娅·阿特金森：泳坛首位黑人女子冠军

近日，来自牙买加的黑人选手艾丽娅·阿特金森在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蛙泳中夺得了世界冠军，1分02秒36的成绩也追平了世界纪录。阿特金森也因此成为泳坛首位女性黑人世界冠军。

面对阿特金森的成功，BBC评论道：“阿特金森创造了人类的游泳历史。”

过去几年，以博尔特为代表的牙买加黑人运动员几乎垄断

了短跑项目的冠军。但这一次，牙买加人又征服了水上。多哈短池世锦赛一共打破了23项世界纪录，但法新社却独以“阿特金森成为首位黑人女性世界游泳冠军”为题着重报道了这位牙买加黑人姑娘。

从2001年开始，这位黑人姑娘就在美国SOFLO游泳俱乐部接受专业训练，此前在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上，她并没有出



彩的表现，在北京仅获得100米蛙泳第25名。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阿特金森开始崭露头角，获得了100米蛙泳殿军。这两年的短池比赛也成了她最好的舞台。

在代表黑人女选手征服泳坛后，阿特金森成为牙买加人的偶像。她告诉牙买加《观察家报》，希望用自己的胜利去击碎人们印象中“黑人无法在游泳领域突破”的成见。

俞飞鸿：看过《太平轮》的都说她美



“惊艳”、“仙范儿”……虽然在电影《太平轮》中出场不多，但扮演顾太太的俞飞鸿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。

在这部电影里，俞飞鸿扮演的顾太太戏份并不多，“如果你看了剧本就知道，顾太太在这部戏里，顶多就是九或十场戏，在上下两集里，加

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分钟。但我感觉我还是能在这部戏里有表现空间，虽然这个空间不大，她在电影里是一闪而过的，但她有内心活动，在她温柔善良传统的女性形象下，她内心纠结，需要做出决断，当她发现于真（章子怡饰演）的身份后，她有同情，又对自己的处境十分顾虑，因为顾太太自己也不过就是个二房东或者三房东。”俞飞鸿说，因为顾太太的人物形象是完整的，才吸引了她。“其实越小表演空间，越是能考验一个演员的能力。”

2010年，俞飞鸿导演的电影《爱有来生》，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。她说自己从吴宇森导演身上学到许

多，但她并未给自己的未来导演之路做出规划，“完全是凭兴趣，如果故事本身能够打动我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，只要能让我有创作的冲动，我就会去拍。”

俞飞鸿觉得，这些年来，自己作为演员是幸运的，“能够自己驾驭角色，而不被定型为某种类型的演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演了电视剧《牵手》，很多人觉得我十分适合演现代女性，但我后来又演了电视剧《小李飞刀》，又有人觉得我适合演古装片，后来我又演了电视剧《大丈夫》，大家又说适合演温婉贤良的角色。所以我要非常感谢这些年来赏识我的导演们，他们没有把我限定在一个戏路里。”

“逆袭”阿里巴巴工程师 六个“90后”赢百万奖金

厦大学生柯国霖和其他高校学生组成的一个六人团队，用算法成功“逆袭”阿里巴巴工程师，获得阿里巴巴大数据竞赛的100万元奖金，他们获胜的原因是比后者更加准确地推断2014年“双十一”顾客的喜好。

用大白话来说，在2014年天猫“我的双11”页面中，部分推荐和展示的商品，就是根据这厦大研究生柯国霖和他的小伙伴的数据算法得出的，“双十一”的真实成交也证明，他们推荐的商品被顾客购买的成交率，高于阿里巴巴工程师组成的算法团队。

第一届阿里巴巴大数据竞赛始于2014年3月份，14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支团队的1.5万多名大学生报名参加，既有清华、北大的高材生，也有牛津大学、诺丁汉大学的洋学生。参赛的国内外大学生一般组成团队，第一季比赛淘汰了绝大多数队伍，只留下10支队伍参加第二季比赛，柯国霖是其中之一。

23岁的柯国霖本科就读厦大软件学院，目前是厦大软件学院研二学生。他透露，六人将平分100万元。其他五名学生分别来自南京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都是就读计算机或软件工程的研究生，都是“90后”。

柯国霖说，比赛对他最大的震撼是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差别。他说，在学术界，你可以编制出很完美的算法模型，但数据可能需要“跑”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，才能得出结果。柯国霖说，这种模型不是工业界所需要的，后者需要的是一个小时就能跑完的模型。

◎调频

“所以现在的‘文学热’热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小说、散文，它们对创作者的门槛要求低，对于读者来说，在零散时间读上两个小故事，也是一种消遣的方式。”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多届“鲁迅青少年文学奖”总评委叶辛说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懵懂的情愫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，现在的孩子变得没有了“诗情”。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也有同感。她认为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任何事都讲求立竿见影，这与诗歌创作、欣赏的环境显然相悖。

“我确实拍爱情片也还算拿手。以至于现在有大片来找我，我反而觉得太累了。我觉得对爱情片有感觉，可能跟我年轻的时候，爱情的不顺利有关系，在无数个做‘赵焯’的年代，有各种关于爱情的想象，关于爱情的表达，于是作为导演‘公器私用’，难免用自己的特权，把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说出来。”

有记者问《匆匆那年》的导演张一白，为什么特别偏爱爱情题材，张导演如此回答。

“整个电影界有蛮大的改变，除了观众看电影的口味转变，现在的业界对观众的电影趣味培养也不足，现在一窝蜂的现象比较多。原因很多，是整个电影事业的问题。如果《太平轮》是喜剧又不一样，（现在）观众看到幽默的地方，大家马上就笑了，这点我们没有想到。票房这样我有些意外，但是也不会影响我们第二部。”

对于记者提问《太平轮》的票房并不特别理想有什么看法时，吴宇森给出了如上的回答。